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二十六章。

【子曰。君子博學於文。約之以禮。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】

「《考異》說，有些本子沒有君子二字，有君子二字是對學生以外的人說，無君子二字是對學生說，其實對學生、其餘的人也必須如此。」這一段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有一些本子沒有君子這兩個字。有君子兩個字，是對學生以外的人說；沒有君子兩個字，是對學生說。其實對學生、對其他的人也必須如此，也都是必須這麼說。

「畔是地的邊緣，從前通叛字」，背叛這個叛，「背叛的意思，二種說法差得很遠，應當如何採取？很多人主張作叛」，作背叛這個叛。

『子曰：君子博學於文』，「君子是求道求學的人，必須博學，不是偶一為之，必須博。這個字重要，例如攻乎異端，攻當作求，學習的意思，異端是正道上所沒有的雜學都是異端。孔子那時候沒有楊墨，因為只要一門能通，其餘的門就通了，否則愈學愈亂。博學並不是像如今的人，一上來就開幾十門的功課，學生接受不了，學生只要夠學分就算學完了，結果是門門不精。」這個是現在學校就是這樣的。「吾從前也上過小學，開始上高等小學堂，定出十幾門功課，畢業的時候還沒有教完，老師必定把它趕完，也不格外加鐘點費。中學所出的題目，都是小學所學的東西，不是學三兩句而已。博學必須本門先都知道了，再換另一本，換到什麼時候才停止？一直學到死。佛家講聞思修，儒家講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

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你們如今必須博學於文。從前吾沒有學《說文》、《學案》，都不看，只參考而已，如今則是亂學。」這一段就是雪廬老人給我們解釋博學，博學也不是亂學，一門學會了再學其他一門；不是這一門都還沒有學會，就先學其他的，一下學得很多。學一個學問都要學到死，要深入。像現在學校開的課很多，一樣都學一點，但是都不精，因為那個沒有深入，所謂門門通、門門鬆。所以這個博學，意思我們要知道，我們先一門深入，一門學會了再學其他的。

『約之以禮』，「博學於文，書籍稱為文，竹版木簡就是文」，文章這個文，「博學於文意思就是要多讀書。但是不斷的念書，也還不行，像貨物都收來了，必須要用」，所以學以致用。「眾多貨物，要用什麼貨？例如學武的人，十八般武藝，樣樣都精，臨時要用哪一種武藝？」要派得上用場，不能學得很多，不知道怎麼用，這個也不行，學了要知道怎麼用，所謂學以致用。「平劇《白水灘》，演青面虎佔山為王的故事。說到中國的，你們都不懂，說西洋的就懂了，林琴南譯的《依索寓言》、《福爾摩斯探案》，也不錯，可以學些東西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講我們現代的中國人，講到中國傳統的，像平劇，現在大陸叫京劇，這個我們中國人也都不懂，大多數人不懂；講西洋的，很多人都懂。這個也是現在的情況，中國人應該還是要懂自己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。

「約之以禮，讀書學世故人情，孔子提禮如繪事後素，子夏就說：禮後乎。重點不在禮上。但禮是起頭，若沒有禮，孝悌忠信就做不圓滿了。」「雖然要多學，但是用的時候必須約」，學了很多，用的時候不是一下就能同時用很多種。「撿出一、二條來用，簡約按著去做，做什麼事？先在禮上走。自古求學便是先學灑掃應對，你們如今是連吃飯也不會，《常禮舉要》裡的禮你們會了嗎？先

學禮，才不會犯上作亂，《常禮舉要》這還只是說小處而已，我們也辦不到。」我們不要小看《常禮舉要》這本小冊子，這個雖然講的是小地方，實在講我們都做不到。

「文是什麼？指一切藝術，都得學。孔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，道德仁三字為標準；只要仁字做得圓滿，那所做所為便能合乎禮。因為道德不懂，所以孔子說仁」，從仁說起，講仁還不懂，「仍不懂才說義，行而宜之謂之義」，就是我們的行為合宜、合理的叫義，這個比仁好懂一些。義，「再不行才說禮」，連義還是不懂才說禮。「所以道德仁藝」，道德仁藝這個藝，是藝術藝這個字。「最下的藝」，藝有六藝，「六藝開頭就是禮。游於藝時，就有禮。《禮記》說：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禮是規矩，是道德的條約，禮再不懂就沒辦法了。禮是道德的條約，不是政治也不是刑法，不講強制力量。只是以君子小人來分別，不合禮的為小人，那就要摒棄。若刑法不守就要判罪，禮絕不如此，所以能用禮治國」，這個跟刑法不一樣，「那是何等和平？但人們多自甘下流」，不願意守禮。所以現在的政治用刑法，定法律，是法治那不是禮治，禮治是和平的，法治就不和平了。

「文是指藝術，藝最首要就是禮：禮樂射御書數。不學禮，就會妨害人，而且自找侮辱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。日本不亡國，因為日本人不拆廟，不打倒孔老二，還有天理在。你們學會《常禮舉要》，在外就不妨害人，假使處處與《常禮舉要》反對，將來必定沒有好結果。你若無禮，人們就會說無家教，那就傷到父母了。」

「博學於文與約之以禮是一件事。博學而用得簡約。佛家的法門有無量，必須誓願學」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「這也是博學，但是修行只修淨土」，就是修的時候要簡約，修一門。所以善導大師講

，我們求解可以看很多經，但是修行，一門就可以了。

『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』「叛，背叛。亦可以弗畔矣夫這個樣子，就算不很好，也不離經叛道了。果真能做到這二句，吾往後也可以像宋儒說微言大義了。」

「但是有些人有禮，道還夠不上，如何說是叛道？」背叛這個道。「這種有禮無道的人，是無道可叛。」

「畔有兩種說法：一者是偏，不合乎中道，要講得合乎中道，才會和平。《反身錄》雖然不夠中道也不至於講偏話、說片面的理，中庸之道是要不講偏頗的話。蕩祖是從佛學的說法，宋儒也有說合乎中道的。以偏頗解釋畔，這種說法和平些。佛家講空、有都是偏，非斷非常，非空非有，才合乎中道。禪要一念不起，密要三密加持，即身成佛。畔第二種解釋是叛道，這也可以通。」

「世間法，孔子說到盡處了；而出世法的性與天道就少說，主張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這是說孔子世間法講到極處了，出世法的性與天道講得少。「佛法是世法少說」，世間法講得少，「出世法也是說到盡處了」。這是佛法，出世間法講到極處了，世間法比較少說。儒跟道偏重的地方不同。「各位本來是為了學佛，在三十年前的學佛者，比現今的人都好，因為具有中國的舊思想，還有舊文化，今日都洋化了，現在誰讀過半部《論語》啊？」雪廬老人這段話是很感嘆的，他那個時候是講三十年前，三十年前到現在，加起來是七十年前，那個時候的人還有舊文化、舊思想，就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，現在都西洋化了，現在有誰讀過半部《論語》？很少了。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